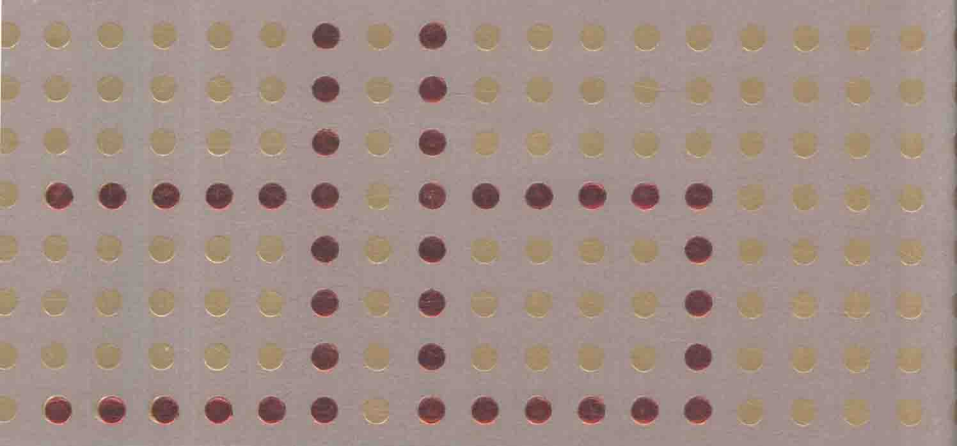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三十六集 中篇小说卷一

沙汀 序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六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37—1949

In 20 volumes

VOLUME VI: NOVELETTES—Part I

Preface by Sha Ting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ress 1990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

第六集 中篇小说卷一

沙 汀序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大一数码技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875 插页 6 字数 605,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0535-0/I·430

定价：142.00元

（影印本2009年6月）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1949》编辑委员会

赵家璧(顾问) 丁景唐(顾问)

孙 颙* 江曾培 余仁凯 周 天

范政浩 郝铭鉴 聂文辉 倪墨炎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为本卷执行编委)

本卷编选者

伍加伦 钟德慧 潘显一

本卷责任编辑

何凝白

封面设计

袁银昌

版式设计

蒋福海 王 敏

中篇小说卷一

沙汀序

序

沙汀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十年，是极不平凡的，因为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转折关头。其间的动乱、变革、顺流与逆流相互交织，使全国各民族人民，不分阶级、阶层，都获得深刻的感受。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鸦片战争以来，人民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争取从长期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革命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抗日战争，使全体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中国的作家们，无论他在解放区、国统区，还是在沦陷区，是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湾，都不能不感受到这一切变化与变革。无论这些作家抱着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站在什么样的阶级立场，有什么样的政治倾向，都不能不对这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作出自己相应的反映。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进行的争取进步、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也同样是深刻的，波澜壮阔的。文学家更不能不作出反映。这十年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反映到文学中、小说中，也必然会使整个文学产生巨大的变化和发展。这就是，这个时期的文学，包括小说创作，在内容上，由于反映了社会生活不断变革的现实，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这正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分析：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时代创造文学，而文学必然反映时代。这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同样，也由于时代的原因，中篇小说才在这十年中迅速地发展起

来。因为这十年中生活的变革十分迅速、深入,早就得到较大发展的短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速度上,虽然有它的长处,但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上,无疑又有它的局限。在深广度上都有所长的长篇小说,则由于创作过程比较长,生活积累上也要求更加丰富、厚实,而这十年中的小说作者,往往处于生活和斗争的漩涡之中,不可能有安定的环境和比较集中的时间进行写作。在读者也是如此,既要求从小说中看到更为深广的生活和思想内容,又要求花比较短的阅读时间。因此,在反映生活的速度和深广程度上比较适中的中篇小说,就自然发展起来了。这个时期的中篇小说,不但数量较过去有大的增长,而且在文体的格式和写作的技巧上,也有较大的提高,显得比较成熟。正是这不平凡的、多变的十年,促成了中篇小说的成熟;中篇小说的成熟,又给迅速地、多方面地反映这十年的变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

在这十年中,许多文学家都写中篇小说。不但小说家写,就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家也都纷纷提笔,加入中篇小说的创作队伍。这种情况,抗战后期更甚。有许多由文学爱好者走进文坛的青年人,也涉足中篇小说领域,并且有相当收获。所以,这十年出现的数以百计的中篇小说,有的是有经验的小说家有功底的“演出”,有的是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的“客串”,有的是初学者既有点稚气又很有朝气的“彩排”。这样,小说艺术水平也就各有轩輊,倾向思想自现左右高低,流派风格千差万别,也就是必然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中篇小说作者们面临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身处国家何去何从之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对此采取不严肃的态度。实际上,就连过去时期一些标榜唯艺术观点的作者,这时也不再有游戏人生的嘻哈打笑了。不平凡的时代,磨炼、造就了许多小说家。

因此,是否准确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不平凡的十年的历史,是否清晰地、概括地反映了这十年中篇小说创作的状况,必然成为选编这本集子的首要标准。我两年前收到三位编选者寄来的“初选目录”,看到入选的有百篇上下,就感到他们的工作是踏实的、辛勤的,同时也预感到他们工作中将会遇到的困难,主要就是怎样选择的问题。现在,从他们送来的定稿看,这个困难没有难住他们。虽然,这个集子最后只收了

二十篇，但是它的概括面是相当可观的。从地域说，它不仅包括了解放区、国统区的作品，也包括了沦陷区的进步作品；既有大陆作家的作品，也有台湾、香港等地作家的作品。从流派风格看，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也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还有明显带有现代派倾向的作家的作品。从政治思想倾向看，不少作品是共产党员作家写的，有许多是进步民主人士写的，还包括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从题材看，有写工农兵学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有描绘沦陷区人民悲惨生活和觉醒过程的，也有写时代波涛冲激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内心冲突与痛苦的。此外，还有写历史题材，藉以发挥借古鉴今作用的。入选的个别作品，当时争论激烈。但是，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当时中篇小说的面貌，反映不同流派、风格作家的创作，也为了收集保留当时的文学资料，对这个别作品也选收了。我觉得，这是有胆量，有眼光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者，也值得读者赞许。

鲁迅先生曾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个集子所收的大部分作品，在发表的当时，就已经起过“影响社会，使有变革”的作用。对今天、以致将来的读者来说，这个集子不仅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篇小说发展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也提供了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感性材料。更重要的是，它肯定会使年轻读者受到启迪，明白旧中国是怎样几经曲折艰难，才转变成新中国的，从而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恰好又一次证明这一规律，即观今宜鉴古的屡试不爽。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维护我们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安定团结，在四个坚持的原则指导下，开创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局面，使我国国民经济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 录

序·····	沙 汀 (1)
模范村·····	杨 逵 (1)
北运河上·····	李辉英 (45)
救亡者·····	周 文 (107)
投机家·····	束纫秋 (167)
鬼恋·····	徐 汧 (211)
安荻和马华·····	但 娣 (263)
无望村的馆主·····	师 陀 (317)
小母亲·····	刘盛亚 (395)
饥饿的郭素娥·····	路 翎 (443)
金锁记·····	张爱玲 (547)
遥远的爱·····	郁 茹 (587)

模 范 村

杨 逵

《模范村》，原作日文，一九三七年八月写于东京。中译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台湾《文季》第二期。本书采用此发表本。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的前夕，在台湾静静的乡村角落里，也看到了一些暴风雨前夕的征兆，但许多人把它忽视了。

太阳光猛烈地照射着，马路两旁的水田，被晒得蒸气腾腾的，天气又闷又热，仿佛一座大烤箱。

天上朵朵白云，像画报上印的伞兵演习和穿来穿去的机群的照片。看样子，骤雨快要来临了。

刚犁过的水田中泥土原是黑色的，但在太阳猛晒下很快就变成白色，干了。

“傻孩子，过半晌了，歇歇吧！”乞食伯站在一棵苦楝树下，向他的正在犁田的儿子呼唤。他一只手捋着颔下的白须，另一只手在眉梢上遮荫，眼睛不断地眨着。

添进是个倔强的青年，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用力把着犁柄，不停地挥着鞭子，吆喝那条老水牛。他仿佛不曾听见父亲的叫唤，连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焦灼地仰望着白云飘荡的天空。

云在转动着，但地上却一丝微风也没有，闷得叫人窒息。添进知道这是倾盆大雨将要来的预兆。

“喔！唏唏！”添进焦急地吆喝着。水牛好像也善解人意，用力拖着，黑土大块地被翻起来。可是太阳晒得那么厉害，连水牛都耐不住在这炎

日下的剧烈劳动，呼呼地喘着气。

添进还不时用水瓢子打水，泼在牛背上为它消暑。可是泼上去的水一沾背就干了。添进自己活像一只落水狗一般，浑身都是汗水淌流。

“喔！唏唏！”他用手臂拭拭流进眼睛里的汗水，继续吆喝着。

乞食伯越看越过意不去，忍不住大声地喊了起来：

“傻孩子！歇歇再犁吧，会中暑的！”

“呃，歇歇？下起雨来怎么办！”

添进有点不耐烦。他嫌父亲太噜苏，回答了一声，仍旧继续着他的工作。

在这一大片田地中，有一条十米多宽的“保甲路”，由南而北。又有一条二十米宽的“纵贯道路”贯穿着，和这条“保甲路”交叉成十字。这些道路是现代文明给予乡村的恩惠，也成本村的一种值得向外界夸耀的荣誉，如果大雨或洪水把道路冲坏时，只要公家一个命令，村里的“保甲民”马上就可以召集三百多村民，很快把它修理得平坦如初。

三年前，在各十字路口，立起“牛车禁止通行”的禁牌时，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开的路，不让我们的牛车走！”这类的不平话。但现在，这种落后的运输工具，是几乎淘汰尽了。新的运输工具已代替了它们，于是卡车运输公司一天一天地繁荣起来。

这是驻在本村的警察的功劳，所以木村巡查高升了。

在庆祝木村升任“部长”的宴席上，大家都称誉这里官民合作的优良表现和木村警长的领导有方，可是木村巡查对这并不满意。他认为，乡下的老百姓就像牛一样，要拉着鼻子才动，稍微放松一下，就会偷懒。在这个为他庆功的席上，他还是毫不客气地提出警告说：“公路两旁的树木，枯了、倒了，竟没有人管，这证明村民是不肯自动出力的。今后，凡对护木不力的人，当在召集保甲工（公役）时，叫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子代替的，或是工作不力偷懒的人，都要处罚！”木村警长的规矩是很严的。

添进和添福兄弟俩，在炎日底下忙着犁地，不肯休息，虽然他们的老父怕他俩累得中暑，喊他们休息休息，把嗓子喊哑了也没有用，兄弟俩理睬都不理睬。正是因为前两天，他们奉令放下刚刚开犁的水田，把

自己的活计搁下，去替公家修筑公路，以致把工作耽误了。天是不等人的，这些天所误的工作必须赶快补足，否则就要赶不及插秧的时间了。

公路修得那么平坦，凡是使用这条路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赞誉这村庄的村政，尤其是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的驾驶员和他们的主人们，更是衷心感激木村警长的治理有方，每逢过年过节，当然都要送上些红包礼物，凡是需要他们出钱的地方，也捐献得特别大方。譬如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高砂汽车公司就捐了一笔叫佃人们大吃一惊的数目。

这乡村渐渐热闹起来了。

公路上，从早到晚，汽车络绎不绝地在奔驰着，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满身都是污泥的孩子们，每天看着这些漂亮的车子在公路上如飞地赛跑，都高兴地呼喊着：

“摩托车，自动车！”

“鹿咯马，蕃仔骑！”

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样漂亮的车与马，自己是不会有那种福分骑坐的，但是眼睛能看看，也是万分福气，就心满意足了。最使他们高兴的是，有一天，独眼的鸡屎叔叔，正在路旁摆下卖咸粽的担子，忽然看见有一队日本兵，气昂昂地向这边行进，他害怕会招惹是非，手忙脚乱地想把担子收走，一不小心，竟把一篮粽子全弄翻在地上。沾了许多灰土的粽子是没法卖的了。于是，这些像蚂蚁般看守在担子旁边，垂涎欲滴的孩子们，出乎意料地饱餐了一顿。这件事是他们永不会忘记的。

二

公路旁边有一家店铺，这是本村唯一的店铺，生意非常好。这店铺的东西两面都是田圃，南面正对着公路，北面则是崖，崖下一道潺潺的小溪，流着晶亮的水。据看地理的先生说：“风水是好极了。”不过，她们是母女两个，怎么个好法呢？想来想去，老板娘便向自己说：

“一定会得到一个金龟婿，由此得到一笔很可观的聘金和子婿的暗中资助，盖一栋楼房。自己就可以再招来一位好丈夫了。”

这是老板娘的梦，她非常开心。

店铺的前面有一棵老芒果树，长得比屋子高两倍多。浓密的树荫，把西晒的太阳遮住。有这么遮荫的大树，但却没有什么阻挡凉风吹来的障碍，所以不论天气如何炎热，这地方总是凉爽的。许多村民和过路的人，工作完毕或途中休息时，都来这儿纳凉。

但奇怪的是，来这里纳凉谈天的，几乎全是年届退休的老人，没有年轻小伙子。即使偶尔有三两个年轻人，那都是经过这里的行路人。

本村的青年都忙于工作，很少有悠闲的工夫到这里来享受这份清福。至于地主家的少爷们，他们的房子本来就轩敞凉快，而且都备有电扇等的消暑设备，无需也不屑到这里来和这些下田佬凑在一起。他们和这家店铺的关系，只是每天派婢女来这里搬些罐头食品、烟酒等等回去，使得坐在店铺门前纳凉的农人们睁着眼，张大嘴，痴痴地望着，羡慕不已。

这店铺唯一的缺点就是前面公路上来往的汽车太多，每逢汽车驶过时便扬起一阵灰尘，使人呼吸困难。最近老板娘常常以两三条香蕉作为代价，利用村里几个失业的人，到山崖脚下的小溪中去挑几担水来泼洒在路上压压尘土。

店屋的前面有一座九尺见方的凉亭，亭内摆着三张竹椅子，和一条木制的长凳，是供给客人们坐着休息的。店堂内，去年刚从女子中学毕业的素娥小姐，正坐在芒果树后面，低着头看杂志。老板娘在树前，一面和乡下人搭讪着，一面动手在削冰。

“两分钱的，还是一分钱的？”老板娘说话的声音是蛮清脆的。

“一分钱，做成两份吧。”萧乞食哧哧地说着，手还带着比划。

“你就这么小气！”老板娘又好笑又好气地说。

一直坐在竹凳上打盹的蔡木槌，这时突然醒了过来，揉了揉眼睛，看着那雪亮雪亮的冰，不禁觉得喉头有点发痒，咽了口唾沫。

雪白的冰花从削冰机的刀下像棉絮一般飘落下来，落在老板娘手拿的碗内，蔡木槌再也忍不住了。他爬起身来就跑到溪边，捧着那清凉的水，灌了个饱，才慢慢地向凉亭踱回来。

老板娘把削好的两碗冰递给乞食伯，萧乞食顺手把一碗送到刘见贤的面前。刘见贤推辞不肯吃，萧乞食就把那碗冰转送给李金定。李金定为这意外的享受惊愣住了。但他终于接下了那半分钱一碗的冰，一口一口地慢慢送进没牙的嘴里，悠然自得地品尝其中的滋味。

懋金福，虽在名字里有金又有福，实在他既没一文钱，又没一丝福。他是想吃一碗冰，眼巴巴地全神贯注在萧乞食那碗冰上。但是没有轮到他的份儿，他惘然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动着因为缺乏维他命B而肿胀的两腿，一步步走到崖下溪畔挑水，替老板娘做以那三两条香蕉为代价的泼水工作了。

过了好久好久，泼水的工作才完毕，他从老板娘那里拿到了三条香蕉，一点一点地送到嘴里慢慢咀嚼。就像牛羊反刍一样，在嘴里让舌头仔细品尝够之后，才咽下肚去。可是，无论如何总挨不到二十分钟，这三条香蕉竟然吃光了。他伸个懒腰，没精打采地正想走开，忽然发现刘见贤买了五分钱的香蕉，摆在凳子上慢慢地吃。还剩下三四条没吃完，似乎吃不下去了。

“要是他吃不完，早点回去就好了，那剩下的一定是我的了。”

懋金福心里盘算着，两眼直直地瞪视着刘见贤的嘴。

“要是他吃光了，又怎么办？”

想到这里，他又不禁坐立不安了。

刘见贤无意回去，他安闲地拿出烟袋，装好烟丝，慢条斯理地抽起烟来。萧乞食站了起来，把冰碗送还给老板娘之后，也拿起三尺来长的烟袋，抽起烟来。

老板娘一手接过碗来，放在水桶里洗着，一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向萧乞食说道：

“乞食伯仔真小气。”

“什么？我小气？”

萧乞食的嘴里还叼着长烟袋，掉过头来要同老板娘争辩，一不当心，烟袋锅儿打在对面的懋金福颊上了。

“嗳哟嗳哟，嗳哟烫死了！好疼呵！”

懋金福跳了起来，大声嚷着，装腔作势地扭着乞食伯要打架。

刘见贤看到这种情形，赶紧把吃剩下的香蕉都塞到懋金福的手里。于是他竟享到罕有的福了。拿到香蕉之后烫痛的地方马上止痛了。那一股无名怒火也随之消失。他笑嘻嘻地回到原来的位子上坐下，慢条斯理地吃起香蕉来，倒把萧乞食老头儿给怔住了。

“乞食伯仔，你不是有三个儿子吗？他们都那么能干，难道一天才给你老人家一分钱零用吗？哈哈……”老板娘又在和他开玩笑。

萧乞食皱着眉，连连摇头说：“咳，谈不上哟！三个年轻人一天忙到晚，也顾不得生活哟！佃租年年在涨，捐派杂税多如牛毛，实在不够用啊！”

“哼，不够用？”老板娘揩干了手，玩笑地说：“你不是留着钱起大厝吗？”

“起大厝？别开玩笑。”

乞食伯的心中仿佛被一根针重重地刺了一下，不禁黯然。

盖栋大房子，那多好呀！他一生像牛马一样操作，原就是想盖一所和别人差不多的房子，还希望在自己咽下最后一口气以前，给儿子们都娶了媳妇，好早点抱孙子，享受老年的天伦之乐。可是尽管他这样勤苦地过日子，积蓄却一年比一年少。所以他近来非常失望，早年的幻想早就统统丢进大海里去了。

从去年七十岁生日那天开始，他自己就不再下田，事实上却是久年的积劳，身体益发衰弱，孩子们都不肯让他下田，只好收拾些家里内外的零杂工作，有空时就到这店里来坐着和别人聊聊天，这成为他唯一的安慰。

但是他自己毕竟是经历过田间工作的辛苦的，虽然他自己不再下田，倒更关怀着孩子们的身體，怕他们因为过度的劳动而害起病来。所以也常常到田间去。有些老头儿到田间去是为了督工的，他却专门为了劝孩子们歇息歇息。

“不能添福寿，但求保平安。”

这是他近来唯一的祈愿。为了让生活更愉快一点，他每天都拿出五